

三國志

二十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吳書

國志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

王粲見而賞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年未三十荆州

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

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

荆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

關羽并荆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

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

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

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停也武王以為

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熟未肯

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

起下地拜謝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

部從事樊仲請濬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是

萬人往計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是

以擒仲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他是南陽舊姓頗能弄

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若由昔嘗為州人

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休儒觀一

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遷奮武將軍封常遷

亭侯吳書曰尚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

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韓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

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

郎將以功封梁陽侯權為子登揀擇泚媛群臣咸稱玄

父社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甥玄女為妃

馬黃武五年卒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江

權甚愍惜之權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齎出耳不

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

法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遷太



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

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群蠻

衰弱一方寧靜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

在民間耗亂為害加勝有名勢在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

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

傑所善濬子翦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翦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

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恠濬

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將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

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於以啓權權曰先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於濬而召旌還免官

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

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

見禁止黃門侍郎謝朮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

荅不能佳朮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荅

朮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

也朮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

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

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

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

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

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

引咎責躬因請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

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

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陽

習溫為荆州太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

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

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為尚書僕射

代溫為公平甚

得州里之善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

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

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

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

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忠於零陵斬忠克捷拜巴

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

共赴壽春還累遷湯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

西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

督巴丘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

丁忠自北還說皓曰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

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群臣侍見皆

莫敢逆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

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

四一十六

吳志十一

三

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

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
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
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
雄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
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
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
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
息後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
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
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
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
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
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
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
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
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
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
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
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
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

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壻，確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災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是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

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奈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後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緜負而至矣。如此民可

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十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

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捨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下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政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甲蕩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

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
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
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
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
悌郭連薛瑩滕脩及族弟喜坑或清白忠勤或姿
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歷陛下重留
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中拾遺萬一遂立時年七
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徧將軍
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體
方剛器幹疆固董率之子魯肅不過及被刃召營

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
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天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
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首善於禕初皓常銜凱
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
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
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
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固皓謁廟欲廢皓立孫
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
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大史郎陳苗令
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昭有陰謀皓深憂懼

以圖之令異曹自用丁奉 雖變兼然宜得其人

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 得宣凱旨平語

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 有喜色子連從荆揚來者

得凱所諷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

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

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

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

摘皓事足為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

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不遵先帝有何不

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

卷之六

八

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徒乎凱上疏曰臣竊

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

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

詔心與氣結陛下何以 夫三者之興受之於天

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

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

縱令陛下自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

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

擊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

通理處朝野警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

龍逢

而陛下忿其苦，斷惡其直，對身之殿堂，尸骸暴棄，
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
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
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
步之相，而萬感以才，八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
闈，於或已豐，且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
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
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
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
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
厲亂在嬖妾，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
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
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
先帝五也。先帝愛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
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
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
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徇
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
帝七也。先帝外教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
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

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
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
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抱以
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
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
之桓靈親近官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
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
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
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文
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

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
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妻
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天故作役兒從後死家
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
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
卑賤住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
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
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
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稟賜不贍

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
申則士民散夫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
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
內廷之後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
趾反亂寔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
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
斂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三言事
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戚父於其位
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
遷轉迎新送舊紛紛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

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

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
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

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訊知其將

長續焉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

筆之終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

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恩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

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為盡愚懷陛下宜克已

復禮述循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太子意奢情至吏

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以肉相克公子相

李臣雖愚聞於天命以心審之敢不過二十稔也臣常

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眾

浮若此下伍負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

餘恨仄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陸

始廷宮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官功當起夙夜

及側是以頻頻上事往往留中不見有報於邑歎息
想應罪非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越然未合鄙意
如何此官既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
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認伏讀一月不覺氣
結於背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
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
新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膏黃首被於甲胄天
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無無不敏故如
之損貶臣下政公家空竭今當當塗西州傾覆孤罷
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
征戰士沐離州郡搔擾而大力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係
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樂災以德除咎以義故
湯遭大旱身衣赭桑林焚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
亡妖星改移今官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
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官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
不務脩德而務繁官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華殿乎
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
夫與上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
長安使子有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
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君
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官室宜厚備
備者常大皇帝曰逆宮游竟當愛育百姓何者趣於不
急然臣下懇懇由不廢心故其調治部治則心比嘗
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死此禍或不一心我願徒奔
此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沖謗七世之德陛下
危側之此又之大皇帝帝之德可不
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以送官野子子和

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笠等所附晉王霸朝與

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焚毒備至終無他

辭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晉王覬覬益甚時見

宜為楊笠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笠深述霸有文武英姿

以告太子胤於是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床下見而

極諫其車上與其密議欲今陸遜表諫然而

頃惟肖西行必其所道又遺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肖所
述召肖考問肖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
竺不勝痛毒服是所迫初權疑後為衡陽督軍都尉
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斬竺

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搔動
以肖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肖入南界喻以恩信
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一千餘家皆出
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
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
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
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
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肖曰肖天姿聰明才
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
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
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肖
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
治臨海海流秋鹹肖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
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
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眾無攜貳
不煩兵衛自諸將合眾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肖結
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
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

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
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叔督堪之
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脩庶績咸熙
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楊武將軍天策元年與
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
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繫事濬著稱南土可謂良牧
矣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吳書

國志六十一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任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

遂改焉

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民

此先三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雖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

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

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

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

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

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

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

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

尚書事外摠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

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

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

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

典校郎呂壹詈台故江夏太守刁嘉誘訕國政權

悉收嘉罪此云問罪人皆州長壹並言聞

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竊詰累日詔旨轉厲群臣

三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

隱誅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

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徐衆評曰是義

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饒郡疹行當嚴發之威命縣漏刻

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為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

士雖亦奚之免故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

不圖寧公不存於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

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傅二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

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

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

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

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

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

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

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

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家

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

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

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

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

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時時有所進達

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足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言。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曰。言。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遣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

三百七十一

三本志十一

三

七

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為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權使綜。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白。

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
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
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
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
南土將伐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
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
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
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冥
使之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
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
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輿道俱天贊人
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為盟
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為侍
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
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偽為質作降
文三條其一曰天網弛絕四海分崩羣生燠悴士
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氣
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去
薄軼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翬飛遂為囿也
我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

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心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未奉聞吉日龍興踐一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遠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這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一曰昔伊尹去夏入尚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

昔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

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一之任揔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如此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嗚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害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如履冰炭昔樂毅為燕四王立功於齊惠王即

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
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
周光以賈敗為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
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
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
舉踵惟恐兵來之速耳若使以聖恩少加信納當以
河北承望王師無心赤實大日是鑒而光去經年
不聞咳唾示審此意竟得遂不瞻望長歎日月以
幾曾望高子何足以喻又曰今日見待稍薄蒼蠅
之聲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達速事耳臣私度陛下

晉書

卷一百一

七

七

未垂明憲者必以臣質晉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
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
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
由自當奔赴鼎鑊一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
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問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
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樂毅之出吳起之
走君子傷之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
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
已自效一當徵一辜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
尚且悠遠江湖隔絕白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志

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實又以曹氏之嗣非
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
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
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
時此實陸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以兵
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一州聞聲響應臣徙河北席卷
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
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
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
臣所在既自多馬加以羗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

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
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
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
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具建非常之
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
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
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
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
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

破一今臣以... 命若復... 疑不... 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鑒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王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二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家引見權即召入蕃謝荅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

大... 卷二十

卷二十

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

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衆人以法考問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 吳主使將入謂口何乃以肌肉為人... 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 權問普姊前盛稱蕃又為之怨望朝廷使蕃及叛皆知

普見責曰殺據禁... 歷時乃... 偏將雷... 執法領... 訟... 東之... 吳... 昭以誦... 權

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史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雅之時。幹興事業者也。

二五甲

吳志十七

九

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榘。椽之佐。亦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吳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

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

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

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

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

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

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先之範

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不竟死荆

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

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

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

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

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

羽在交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

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

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

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

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

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

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
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
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
惜其術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吳錄曰範獨
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
初權為將軍時範嘗自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
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
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
曰有之因乎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
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
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

正德十年八月刊吳志十八

二

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
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
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
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
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
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
下曰諾乃排閣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使投以戟遂
巡走出範門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
釋乃免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
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會稽典錄曰范字周林祖父河

黃武五年

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

是業絕權追思

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

天龍遠達者封千戶

卒無所得

軍師權曰吾無言
後行臣乃陛下
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

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
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

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題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

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

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

問惔惔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

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惔言惔於諸術皆

善尤明太乙比日能推演廿二事窮盡要妙著書日餘

篇名儒刀玄稱以為奇時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

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仕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

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一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

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

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

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

播之席上立與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篋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僻下肴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般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

不言二十六八

卷之八

。

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齋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今達

占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
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筭窮其要妙以
知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禪枰限之謂達為妄非篤論也
趙抃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
公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
公船亦沈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
馬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
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言
以數千束菰葦之因猛風而燔之菰葦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
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與上取其書視之不能
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現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
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
乃使現視之告曰若能說此豕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
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
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
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
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
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
攝為介君為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籙
方下下之矣

吳志九

六

應事

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
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為
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
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塘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創之垂綸於
塘中須臾果得鱸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
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
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
得願差所使者共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
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
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
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
識此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
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鱸適了臣松之以為葛洪所記近為
或眾共書文頗行出故歸取數事載之篇示也神仙之術詭
可測量目之暗斷以為惑
亦所謂夏蟲不知冰也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吳書

國志六十一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

江表才名

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蓋田生也

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

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

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

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

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

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

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

不音小小七十四

吳志十九

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

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

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

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五

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

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

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

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去

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廩今有

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恪貴

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
騏驎吐哺驥駟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
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
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
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
又問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
不若巨格嘗獻權馬先鑿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六
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放女恩愛至
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朝恪諸葛元遜司食馬矢恪
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
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自白頭鳥集殿前權
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
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
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
答坐中皆歡笑

權其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

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江表傳白權為吳王初置節度

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
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

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恪以丹揚山險民多果

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

禽盡屢自來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

議咸以丹揚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

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

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自首於林莽逋亡宿

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

尚氣力其外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後狃

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

窟藏其戰則逢擊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

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

拘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沫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固殘姦既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藿根莖化為善草魑魅更成虎士

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勤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

德業者不能復幾且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矣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謗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系上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道

將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調
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
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
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夫
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
起非為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
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
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
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無
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

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

胡慶

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
數相責以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
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言也會
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
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
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乃恪弘及太常
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終事

吳書曰權寢疾胤

皆注意於恪而孫峻不恪器任輔政可付大專權嫌恪剛直
自用峻以當今朝自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
卧內受詔誅下權訛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
委恪歔歔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

神負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洛惟設
大車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儻其官自司拜海之儀各
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聖日權薨弘素與恪

不平懼為恪所治秘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生
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
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世
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
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
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
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
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
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
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
誰為脣齒近漢之出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
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
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邊常念出萬死無
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邊
界猶恐賊虜聞諱恣雖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
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成徑來奔赴雖懷懼懼
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矣非徒小
故以親正疏古今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

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
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
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
由是廢不復脩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
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
留監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
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
圖壞隄遏略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
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
卒拔恪遣將軍留蒼官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

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
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遏大笑之不即嚴兵兵
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
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相嘉等同時并
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
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
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
斤馬二百匹縑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

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

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

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中漢入其西彼救
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
維從諸大目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

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
夫于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
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
兵疆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入莫能危恣
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
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
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此
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

九三三九小四六

四三三九小四六

八

水

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
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
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謂遠慮也昔伍
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
為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
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
尚為吳禍況其疆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
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
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
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

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過半而後生者。未來長六。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數十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劫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

年畧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嘗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肅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片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刎頭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

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二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涉劓瘃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乎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過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

大三百十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心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立案兵養銳觀變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荅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孰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廻

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
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墜地諸營晝日白兩
者多格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格內惟失
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未異有所是非格
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格不能用策馬
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格引軍而去士卒
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塹或見略獲存亡忿
小呼嗟而格晏然自若出任江渚一月圖起
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
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道從歸入府館即
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
出因病還家格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
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
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
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格欲爲變與
請洛格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
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格怪其故
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
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
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外車初恪將征南

著縷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往東興有白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以嘗知恪恪荅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昱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言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在胤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

三國志卷之九

吳志九

十一

十一

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

吳歷曰張約朱昱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小子何能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

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疆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為之冒禍乎

歷為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

曰有詔收諸葛恪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為非我所為乳母引亮還內

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恪驚

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

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

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今復刃乃除地更飲搜神

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鼻婢曰不也有

與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

子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

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

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

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

也岱無以荅當時成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

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

非揮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

績莫著况呂侯國之元首智者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

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

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墮首殿

堂死以豎之刃世之奇其英辨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對為

晒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

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終六軍雲擾士馬探甲刊

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敵圍甚意無厭倦

敵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况

長宜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葦爾之國而

方尚大敵所規所圖雖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

搜神

記曰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因等
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
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
六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
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
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
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
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
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
美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

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陵人，不能敬守神
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
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
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
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
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日於荆蜀，聶躬持白
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
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
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懸
下，積日觀者數萬，言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至。

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憐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殞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敷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樂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

吳志元

一五

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歛葬遂求之於石子岡

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其勲績者

博士盛冲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堅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為是遂寢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

人疆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

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營林太守友發病

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膺吻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今使友

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直其間無所復容

聖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孫權為車騎將軍

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

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

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

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孱立能治身篤行為人白首勇冠

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揚太守從吳郡會稽所

在見稱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

斷非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太元元年權寢疾詔留

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

衛將軍恪將眾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

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

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

勞役之後與師出征民疲力屈遠王有備苦攻城

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

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眾濟眾苟不悅

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筭懷忌苟

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

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

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為都下都
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胤寵任弥高按土愈勤表奏書胤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嵩嵩生恭
為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
徙武衛都尉為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
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
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
竦妻父辭位峻曰鯨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胤
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

前吳錄曰群臣上奏共推峻為太尉議胤為司徒時有媚峻附者以為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為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

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為丞相又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

多所刑殺百姓躑然又茲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
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將

毋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

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嚴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死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

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

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

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凌統之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

台眾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
胤據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
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緜為亂迫融
寺使有書難緜緜不聽表言胤反許將宣劉丞以
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
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

文士傳曰華融字德業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蓋山下

時皇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
曰蓋山下有華德業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
家朝夕談語俄而溫為選部尚書乃擢融為太子庶子遂
名顯達融子譚黃門郎與融并見善次子譚以才辯稱晉
監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
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緜就公時夜已半胤與據

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

故首為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

六人晉遂殺胤及將士數千人夷胤三族

胤雖以忠與滕胤宿無嫌隙胤若且順緜意出鎮武昌豈在

富時之禍仍將來作元音而犯機器善自取夷滅悲夫

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

無難督撫節蓋平九官事緜遇慮薄於峻時慮怒

與將軍王惇謀殺緜緜殺惇慮服藥死魏六將軍

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

全惇等帥三萬人以攻之翊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

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
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
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
於是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
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
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
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
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
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
盡焚異資糧緄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緄

卷之九

三

三

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緄旣不能
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緄以孫
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葉
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
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
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緄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
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止孫峻乃令
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緄入諫不從亮遂
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緄亮妃緄
從姊女也以其謀告緄緄率夜襲全尚遣弟恩

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歸

蘇專勢輕小於孤孤元勅之使連上岸唐書作後而留

湖中不上岸步一受罪宋其境其巨不表聞繁第橋

南不復朝見此為日有無復所畏不

作中軍都督使密其蓋士馬孤嘗自

右無難一時區之使密月卿宣詔語

自得之無卿云一使密月卿宣詔語

女人既不曉一使密月卿宣詔語

詔以告尚尚無遠處以語紀母母使

慶亮比明兵三區宮亮大怒上馬帶

帝之適子在云口口誰敢不從者侍

攀止之乃不盡止數叱二日不食罵

大事又呼紀三臣父奉詔不謹負上

孫盛曰亮通亮少聰惠勢當先與紀

令妻知也三臣說漏油有由於事為

孟宗告亮廢亮乃召羣司議曰少帝

以處大位三宗廢以告先帝廢之諸

者下三三哀怖曰唯將軍令緄遣中

奪亮國綬以三非牀班告遠近尚書

名緄怒殺之春秋曰舜魏尚書令

節典軍施一勸緄徵立琅邪王休緄

措奉書於休曰緄之得中見授大任

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

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

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

中子戲五千餘枚以作戲具宋據先

帝舊嘗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

小主自具大

主所創帝不復猜其本之候殺熊預諫不見用諸
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
銀師二晝夜不息太常令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
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
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
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
承以帝為會稽王遣措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
緄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
豫章緄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
又壞浮屠祠斬道之休既即位稱草莽巨詔闕上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大初

書曰曰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
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淮關夙夜憂懼臣聞天命
棐謀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
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
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
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
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
宗廟朕用憊然若涉淵水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
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

顯襄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人將軍為丞相
荊州牧食五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
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閻亦封亭侯繇一門五
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繇
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
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
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
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
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繇分省文書或有告繇
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繇繇殺之由是愈

吳志二九

二十三

長

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
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

曰繇求中言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將軍魏邈

言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說休曰繇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繇欲反

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繇永安元

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繇聞之不

悅夜六風發木揚沙繇益恐戊辰臘會繇稱疾休

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繇不得已將入眾止焉繇曰

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今府內起火因是

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繇求出休曰外兵自多

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沒為官奴。休曰：何不徹據為奴？平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為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為痛心。促皆改葬，各為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

至長沙太守。

逸事見陸瑁傳

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

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為會

稽太守。時琅琊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即

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

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

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為可成，遂

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

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將

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

軍萬或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
廢休適子而迎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
牧俄或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
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
無觀况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于若躬行所與
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允禰之有哉滕
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責必
危之理也峻絀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漢陽興身
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或之說誅夷
其宜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諸葛滕二孫漢陽傳第十九

吳書

國志六十四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吳書 國志六十五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盧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為常侍與萬或同官或與皓有舊俗土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迂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

正德十年谷刊 吳志二十

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

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

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答即於殿上斬蕃出登東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
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朝諸公卿以為笑樂乃或既為左丞相朝或曰無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籟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大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驚蹇之負番上經明選下訃植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
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撫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為丞相至丞相陸凱上疏曰常秋乃為相耳吳錄所言為年立不同

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

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

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念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
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
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
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
皓即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
會稽太守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
作之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
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三
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眾奉法而行

對切直數廷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
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
廣州東觀令華歆上疏曰巨竊以治國之體其
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
為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
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遊
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
勤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核
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
清淳與天同極日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

足委杖者無務於... 服其操無... 正道而履之... 行使得得... 才授... 玄及子據... 今發之據... 沐... 中見... 陰... 賀... 位從中... 入為... 政事... 之內而... 際者任... 率身履... 以來朝... 無山嶽...

漢書... 孫休即

吳書... 孫休即

孫休即

陰... 沐... 中見... 陰... 賀... 位從中... 入為... 政事... 之內而... 際者任... 率身履... 以來朝... 無山嶽...

十一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
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譽
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
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
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
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
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
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
是以
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譬天位
以虎尾為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
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
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
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
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逆
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
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
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
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
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
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

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
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
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
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
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
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
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
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
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
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謹告之誦下追二君壞步
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誤授之失清
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
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
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
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
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
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
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
姦利百姓罹紆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
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

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湯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二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志天下之不振替與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忘臣社上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

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齒不群。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

三原一年各并

七

學情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疑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茲出自新邦朝無知己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候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愾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為太子舍人石沐破楊州循亦合眾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因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謔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六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蓋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隰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官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

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取當年而功不立
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
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
勲精厲操辰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
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
遵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
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
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
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
易其素是以上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
圖

固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南勤於夙
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
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業志寢與食窮日盡明
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
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宿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
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
行廉恥之意施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
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
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
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取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

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女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鷲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

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枅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賀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
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
用之於資貨是有
倚頓之富也
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
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和廢後為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華嚴菩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酒

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

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菴。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毫。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

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
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
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
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
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
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
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
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
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
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

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
飾雀息乞垂哀省矐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
之垢故又以誥矐矐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
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汚被問寒戰形氣啞吃
謹追辭叩頭王百下雨手自搏而華敷連上疏救
矐曰矐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
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仰神之
際垂涕勅矐矐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
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趨不忽至行不彰實矐愚蔽
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矐惟自小勤學以爲不供深

綜墳典溫故知新及
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史之
中少過曜者昔李陵
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
司馬遷不加疾惡為
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
之中欲使畢成所撰
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
窮今曜在吳亦漢之
遷也伏見前後苻瑞彭著
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
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實
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
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
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
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
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
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

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
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吏後之
才士論次善惡非得以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
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
幾乞赦其一等之罪臣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
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暗不許遂誅曜
徙其家零陵子隆亦用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
尉以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
詣宮門發表曰聞聞此八衆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

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抃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

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傳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

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
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
棄萬國自是之後疆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
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
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
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
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軍心
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
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
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
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已
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
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虞窺塞前東縣多得
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胥皆有嫌
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往建立之役先備
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
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
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
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
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

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脩德惟消
穀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
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
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
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
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
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擬
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
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揚

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徙門行之
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
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
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
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
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
辰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
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
龍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窺所未
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計之則廢役興事

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必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

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
菲薄宜勉脩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
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
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
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
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
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違赴會日定
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
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
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
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
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
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
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
不少矣巨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
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饑
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
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
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覈
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

綺者口之奇文縐者心之飾也八事多而於業
貧而浴本日工作世之器器人爲綺縐之飾
勤麻桌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志兵兵
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綉綺之服
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
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息之業而棄功
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曰無級之
蒸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
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
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

齊民要術

卷八

卷八

心勩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績恐民五色惟所服用
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艷者不待華采以崇好
豔次者不待文綺以致愛玉采之飾足以麗矣若
極粉代黑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
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
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之之上務富國
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
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
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
乖豺狼充路兵革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

所之原充府藏之... 以... 今草表... 又勅作草... 受恩... 從... 朝中庶光紫闥青璫... 無絲毫負闕山崇滋潤... 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 尤獲命草對潤被下愚... 詔命魂逝形留數前後... 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 以微譴免數歲卒曜數所...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 即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 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 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 之華嚴文賦之才有過於... 以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 安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 理得免為三言

予官南雍數月公暇與司業弋陽汪公周覽東西二書庫見書板模糊缺落甚多議欲補刺之以便學者方命工從事間適南京司禮監太監谷公以書來曰清欲助刺書板如何予雖未識公心竊嘉之因諾其請已而公果遣人賫俸金八十兩至遂付典簿薛恣收貯以給工費凡補刺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隋書皆為善本覽者稱焉他如太史公史記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文獻通考等書工費尤鉅則本監所補刺者正俱善也完識歲月于末且用著谷公之善也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夏五月之吉
吳一鵬書于東廂房之看竹處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三國志〔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40-9

I. 三… II. ①陳…②裴… III. 中國—古代史—三國時代—紀傳體 IV. K236.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57530號

ISBN 7-5013-3040-9



9 787501 330409 >

書名 三國志(全二十冊)
著者 〔晉〕陳壽 撰 〔南朝·宋〕裴松之 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四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40-9 / K·1317
定價 一—一〇四〇圓

